



新加坡人民黨機關報

油印版

M C (P) 0151

本期出 8 版

每份一角

喜★報

馬來亞人民自己的廣播 電台開始播音了

——慶祝「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正式成立

「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是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五日這一天誕生！她是我國各民族人民在馬來亞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在鬥爭中所取得的又一個偉大勝利，是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我們要千遍歡呼、萬遍歡呼：馬來亞人民自己的廣播電台開始播音了！我們最熱烈地祝賀「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的勝利誕生。本報茲將「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編輯部為該台的正式成立所發表的文章全文刊登如下：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我們渴望已久的日子終於到來了！馬來亞人民自己的廣播電台——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正式成立，並開始播音了！

這是馬來亞各族人民政治中的一件大喜事！是馬來亞革命運動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在這個大喜的日子里，讓我們共聲歡呼：向各族革命人民致敬！向英雄的馬來亞民族解放軍致敬！光榮的馬來亞共產黨萬歲！世界人民的偉大導師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毛主席教導我們：「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是在武裝鬥爭的熊熊烈火中誕生的！她是我國各族人民同她們的子弟兵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在馬來亞共產黨領導下堅持長期武裝鬥爭所得來的勝利果實，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又一偉大勝利！

長期以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一方面以反革命的暴力野蠻鎮壓我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另一方面又開動他們所霸佔的一切宣傳機器，其中包括廣播電台大肆放毒，大造反革命輿論，對我國各族人民進行欺騙、威脅、訛詐，以維持他們的恐怖統治。「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的成立，徹底打破了敵人對廣播陣地的壟斷，我國人民將以這一新的銳利武器向敵人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

「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要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馬來亞共產黨的政策，熱烈歌頌民族解放軍的英雄事跡，歌頌廣大群眾的革命鬥爭，無情揭露和打擊敵人的一切陰謀，長革命人民的志氣，滅敵人的威風，為在我國廣泛開展人民戰爭，打倒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內反動派，建立馬來亞人民共和國，大造革命輿論。

(轉入第二版)



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 爭取更大的勝利

馬來亞人民自己的電台「革命之聲」誕生了！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的誕生，是極大的喜訊！馬來亞人民第一次聽到這革命電台的播音，第一次聽到馬來亞人民解放軍通過自己的電台播送勝利的凱歌，馬來亞人民感到無比的興奮，無比的驕傲，無比的幸福！我們真不易找到恰當的詞句來表達心中的歡欣和所得到的鼓舞！讓我們齊聲歡呼，這是馬來亞人民革命鬥爭的偉大勝利！是人民戰爭的偉大勝利！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偉大勝利！

多少年來，在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下，馬來亞人民受到殘酷的剝削和壓迫。英帝國主義及拉曼——拉查、李光耀傀儡集團一方面對人民進行血腥鎮壓，一方面對人民進行政治欺騙。他們開動一切宣傳機器大造反革命輿論；他們通過一切法律機關，瘋狂地禁錮和遏制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傳播。然而，馬來亞人民的革命鬥爭是壓不住的。革命的真理，毛澤東思想是禁不住的。馬來亞人民終於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向美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進行了長期持續的英勇鬥爭。「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馬來亞人民的子弟軍——馬來亞人民解放軍，在光榮的馬來亞無產階級政黨的英明領導下，已經建立了鞏固的革命根據地，並正在加緊主動出擊，擴大解放區，在廣闊的祖國北方邊境的游擊區，勝利地進行人民戰爭，給美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以致命的打擊！現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馬來亞人民武裝力量，成功地建立了人民廣播電台，打破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對廣播宣傳的壟斷！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的建立是馬來亞人民解放軍長期武裝鬥爭的勝利果實，是給帝國主義頭頂狠狠一棒！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的

建立，大長了人民的志氣，大滅了敵人的威風。毛主席說：「凡屬正義的革命的戰爭，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為改造事物開辟道路。」革命武裝鬥爭的勝利開展，最終要建立了一個人民政權的，獨立、民主和統一的新馬來亞！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的建立，是馬來亞各民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極其重大的事。它必將大力地宣傳毛澤東思想，明確地傳達領導馬來亞人民解放鬥爭的光榮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政綱及時地報導馬來亞人民解放軍的英雄戰績和人民戰爭的勝利進展。它也將大大鼓舞和引導在敵人統治地區的各民族人民，英勇地展開各方面的革命群眾鬥爭，配合革命武裝鬥爭，促使民族解放鬥爭的早日取得最後勝利！

讓我們向馬來亞人民解放軍致敬！馬來亞各民族人民一定要認真地學習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的廣播內容，一定要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一定要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毛主席教導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先要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馬來亞革命人民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大造革命輿論，猛烈地反擊和徹穿美英帝國主義，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拉曼——拉查、李光耀傀儡集團的反革命輿論欺騙，一定要徹底暴露它們進行馬來沙文主義、推行民族分裂政策和製造民族屠殺事件的滔天罪行，一定要把帝國主義的丑惡言行和它們的紙老虎虛偽本質暴露在天日之下！讓一切形形色色危害人民革命鬥爭的機會主義謬論盡見鬼去吧！

馬來亞各民族人民大團結萬歲！

人民戰爭勝利萬歲！

（接自第一版）

我們國內是一片大好形勢，馬來亞共產黨和她所領導的馬來亞民族解放軍獲得我國各族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擁護和充分信任，正在日益壯大的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在我國北方和馬泰邊境地區給了敵人日益沉重的打擊，根據地和游擊區不斷鞏固和擴大，工農革命力量正在日益發展，無論在根據地、游擊區或者在敵佔區，毛澤東思想越來越深入人心，提高了廣大群眾的覺悟，使越來越多人走上了武裝鬥爭的道路！

另一方面，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的困難和孤立處境日益嚴重，他們對城鄉勞動人民日益惡化的失業問題束手無策，也無法解決無地少地農民的土地要求，更無法解決和能夠滿足我國各族人民的望的教育問題，他們摧殘民族工商業的政策，使許多中、小資產階級破產，他們同各階層人民特別是同各族勞動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銳化了。他們欺騙、分化、壓迫和屠殺我國各族人民的一切陰謀是註定要失敗的！

「五·一三」民族大屠殺事件就是它們的危機的集中表現，是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紙老虎本質的大暴露。

「五·一三」血跡未乾，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又在瘋狂煽動馬來沙文主義，企圖在什麼「民族親善委員會」、什麼「民族團結部」、什麼「新經濟政策」、什麼「諮詢委員會」等等招牌掩護下，變本加厲地推行民族壓迫政策，為繼續

破壞和屠殺華族、印族和其他民族製造新的法律根據，為挑起新的屠殺事件準備輿論，這就表明，這一伙「五·一三」民族屠殺事件的罪魁禍首的反動本質是不會改變的。

上月八日，拉赫曼——拉扎克集團拋出了所謂「五·一三騷亂報告書」，還宣佈要取締政黨、宗教、經濟及其他團體的代表參加什麼「協商委員會」，共同討論與民族團結有關等問題。這是為什麼？是要向人民低頭認罪嗎？是為了防止「五·一三」事件再度發生嗎？不，決對不是。這是迫於內外局勢，更重要的是為了反革命的需要，為了更全面推行民族壓迫、民族屠殺政策的需要，正因為這個不可告人的目的，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在這個報告書里顛倒黑白、歪曲事實，千方百計推卸自己的罪責，嫁禍於人，還把自己打扮成維護民族團結的英雄。可是，他們到底做做心虛，所以，就一再強調，連這個實際上是操縱在法西斯頭子拉扎克手裡的御用工具，即所謂「協商委員會」也不可以公開舉行會議，不可以公佈會議的內容呢？

毛主席教導我們：「帝國主義政府的反革命事業，儘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口上，在官方文書上，却總是講黨的仁義道德，或者多少帶一些仁義道德，從來不說實話。」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和它們的帝國主義主子一樣，正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混蛋！

（轉入第五版）

任何方面的橫逆如果一定要來，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實行壓迫，那末，共產黨就必須用嚴正的態度對待之。這態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現在蔣介石已經在磨刀了，因此，我們也要磨刀。

毛澤東

短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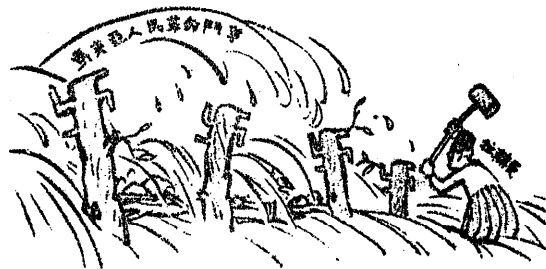
拉曼——拉查反動集團 取消25萬人民公民權的事說明什麼？

自從本月初，拉曼拉查反動政權採取變態措施，悍然褫奪在馬來亞大陸的廿五萬人的公民權。反動政權的頭目伊士邁已承認了上述數目，但他不敢透辯，今後將還有多少人的公民權會被褫奪。

必須指出的是，這廿五萬被褫奪公民權的人士，絕大多數是華族同胞和印族同胞。而且有不少是原來出生於新加坡而取得所謂「馬來西亞公民權」的人。這首先說明了：反動政權的這項橫蠻行動，是不折不扣的種族主義的產物，是具有非常鮮明的種族主義色彩的產物。拉曼——拉查政權一再厚顏無恥地指責別人搞種族主義，挑起種族衝突，而實際上，大搞特搞種族主義政治的，正是他們這伙子極端反動、罪行累累的法西斯強盜。

還必須指出的是，拉曼——拉查反動政權採取的這項反動措施，顯然是為了進一步分化馬來亞各族人民的團結，製造更嚴重的所謂「公民權問題」，使越來越多的華族和印族同胞因為喪失公民權而喪失職業，從此也不許獲得職業。而另一方面又使一部份巫族同胞認不清誰是他們的真正敵人。由此可見，分化人民的團結，使各族人民隔離開來，不能站在一道反對各族人民的共同敵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買辦階級，這是反動派的基本政策之一。只要馬來亞（包括星島）還是由拉曼——拉查以及李光耀集團這一伙帝國主義的傀儡統治，那麼，人民就絕對不能指望通過他們的安排而達到真正的統一。更不能指望他們會放棄分化人民的反動政策——例如所謂「公民與非公民」嚴格區別的政策，以及非公民不能自由獲得職業的政策。

今天，李光耀集團的所謂「工作准證」措施，不發新公民權證書的決定，以及拉曼——拉查集團的「工作准證」措施的公民權，都是給馬來亞人民上很好的課，讓人民更進一步認識到：只要反動派繼續騎在我們頭上，那麼，人民就不會有好日子過，人民就會繼續地被分化為「公民」「非公民」「一等公民」「二等公民」還有「臨時公民」。如果有那末一天，反動派秉承帝國主義的意旨，要把星島重新拼湊所謂「馬來西亞」中去，人民仍然是繼續被反動派分化為「公民」「非公民」「一等公民」「二等公民」，阻撓人民在反帝革命鬥爭中團結起來，這是反動派的基本政策。誰要是認為反動派會放棄這種政策，那麼，他就是在幫助反動派欺騙人民，在人民當中散播對反動派的幻想。



敵對派，米是流

強烈譴責行動黨強蠻驅逐趙鈺鋁同志！

李光耀傀儡政權於本年十月間發出驅逐令，限令我黨黨員趙鈺鋁同志於十四日內離境前往中國。這是行動黨傀儡政權又一次施展其故技倆迫害趙同志。對於行動黨傀儡政權進行政治迫害所有愛國志士，以及趙同志的行動，我們提出強烈的抗議。

趙鈺鋁同志曾於1963年2月2日被反動政權所拘留，為期一年多，隨後獲得有條件「釋放」，「釋放」期間，反動派並沒有停止對他的迫害。相反的和許多政治被拘者一樣，受到種種的恐嚇和迫害，但是都遭到趙同志所擊退，在行動黨的陰謀詭計不能得逞時，於是行動黨傀儡政權即於本年正月廿九日引用其「公民權法令」宣佈吊銷趙同志的公民權，而後在本年十月七日發出驅逐令，驅逐趙同志離境。

對思想鬥爭要採取正確態度

目前，在星島左翼內部出現了“馬來亞重歸統一”問題的思想鬥爭，對待這場思想鬥爭採取逃避的、調和的、取消思想鬥爭的態度，是不正確的。因為這不能糾正錯誤，不能解決矛盾，也不是向人民負責任的表現。正確的態度應當是採取批評的、辯論的方法，進行積極的思想鬥爭，以求克服和糾正錯誤，以利於人民的革命鬥爭。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我們主張積極的思想鬥爭，因為它是達到黨內和革命團體內的團結使之利於戰鬥的武器。」

在思想鬥爭過程中，我們只有遵照毛主席的教導：「有錯誤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進行鬥爭。但是這種批判不應當是教條主義的，不應當用形而上學的方法，應當力求用辯證的方法。要有科學的分析，要有充份的說服力。」而不能像提出“重歸統一”者那樣採取迴避矛盾、模稜兩可、蒙混過關的態度。他不敢面對廣大干部的反對意見，就把這些干部都說成是受敵人的誤導，對黨（社陣）的角色及任務不夠了解，甚至自作聰明地把這些干部分成幾類，什麼主觀主義啦、形而上學啦、不信任（社陣）中央啦、“左”傾啦等等，幾乎一無是處。這種把自己裝扮成似乎是「真理」的化身，把廣大干部都看成是阿斗的作法，目的是為了轉移思想鬥爭的焦點，企圖把一場嚴肅的思想鬥爭歸咎於敵人的挑撥離間，從而迴避對錯誤的批判。

今天，這場思想鬥爭已經進行了四個多月了，可是提出“重歸統一”者還是那樣“死心眼”、那樣“死愛面子”，他在一個代表大會上再度老調重彈，旁敲側擊地把反對“重歸統一”的同志都說成是什麼“只是在口頭上，而不是在行動上去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口頭上反帝”、“形而上學的觀點分析問題”、宗派主義、自由主義等等。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誰“口頭上反帝”、主觀主義、形而上學的分析問題呢？究竟是誰提出了“先爭取統一，然後進一步達到獨立和民主”，而又在同一篇講話裏辯解道“我們不是要爭取敵人安排下的統一”呢？究竟是誰提出“不拒絕敵人安排統一”、“接受敵人安排的統一”，而又自圓其說地把它解釋為是“利用”、“通過”這個假“統一”呢？究竟是誰一面提出了“如果敵人耍了一個假的統一，我們要看看是否對我們有些有利的條件”，一面又不分真假地一口肯定“重歸統一對那一階層人民都是有利的，它只對反動派不利”呢？事實勝於雄辯，這種把幾個意義絕然不同的思想概念用在同一篇文章（或講話）裏，把幾個自相矛盾的論點硬擠在同一篇文章裏的作法，不是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又是什麼呢？為什麼提出“重歸統一”者自己老是不肯照鏡子，反而一味地往別人臉上抹黑呢？

為了證明“重歸統一”的提出是“沿着正確的道路前進”的，提出“重歸統一”者列舉了過去的抵制“國民服役登記”、“杯葛國會”等等來說明自己的“一貫立場”。可是就在這個大會上，他却把過去反對的“全民投票”的重大決定，不經廣大同志的討論和研究，妄自把它推翻了，說什麼“當時‘投空白票’是錯誤的選擇。當時正確的行動應該是號召群眾抵制投票……如果沒有抵制而要選擇的話，那麼以今天的態度來說就應該號召群眾選擇B項。”並且還認為“當時我們失去了這個機會是錯誤的。”先前他還自圓其說地表示“如果反動派耍了一個假統一，我們將繼續暴露、反對和粉碎敵人的安排”，可是這一回却要群眾接受

敵人的安排了。這麼說來，當時的“大馬”、“小馬”假合併，倒是帝國主義對人民的恩賜了，只可惜老百姓不領情——失去了這個好機會。看！他就是這樣地為反動派塗脂抹粉的，他就是這樣地“爭取重歸統一”的！當然他所有這一系列觀點，有待全面聯繫起來，進行深入的探討這絕不是一時的脫口的談話，這裏面反映着他對左翼運動的一整套理論，現在已經開始顯露出來了，所有左翼革命幹部務必充分注意，嚴肅看待！

提出“重歸統一”者提出了這條錯誤路線，可是又不許干部反對，反對的就是“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就是搞“獨立自主”、“黨中之黨”，這真叫人百思莫解！其實，他們的這套“民主集中制”，說穿了就是“對的要服從，錯誤也要服從”的奴隸主義的翻版。要不然，為什麼當廣大干部激烈反對“重歸統一”時，他們便揚言“不通過就要辭職”呢？為什麼當時就不記得少數服從多數這條民主集中制的法則了呢？顯然的，他們指責別人“只要民主不要集中”，而他們却“只要集中不要民主”，“只許服從不許反對”。大家都知道，“民主集中制”是有原則性的，“民主集中制”是為了更好地執行工作，加強團結，而不是為了阻碍工作，破壞團結。如果有人想盜用“民主集中制”來行使錯誤政策、壓服干部，那是辦不到的。

不願意追隨領導上的錯誤政策，是否就是搞“獨立自主”、“黨中之黨”，或者像某些支持“重歸統一”者所說的“多中心即無中心論”呢？如果有人贊同這個邏輯，我們倒要問他們：究竟是誰在搞“獨立自主”、搞“多中心即無中心”呢？究竟是誰在“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的鬥爭口號之外，另又提出一個“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注意，這“統一”不是人民政權下的“統一”）的口號？究竟是誰在無產階級政黨的核心領導之外，另提出了一個“非武裝鬥爭領導”呢？究竟是誰提出“統一戰綫”（或曰“聯合陣綫”）除了武裝鬥爭的統一戰綫之外，還有其他的形成呢？顯而易見，他們指責別人搞“多中心”，而他們自己却提倡兩個“中心”，要在武裝鬥爭之外另樹一支旗幟，他們反對別人搞“獨立自主”，只不過是害怕別人聽從他們的指揮吧了。他們不是曾經疾呼：反對“非武裝鬥爭領導”是“左”傾，“深入工農”也是“左”傾，是“拋棄組織”嗎？甚至污蔑堅持革命的原則立場、堅持無條件釋放的牢獄鬥爭為“左”傾，甚至是“形‘左’實右”（？）呢！這正是這種思想的反映！

提出“重歸統一”者提出了這麼多無法自圓其說的奇談怪論，竟還大言不慚地說什麼是照毛澤東思想辦事！還反駁別人“以形而上學的觀點分析問題”，“只會唸語錄而不能掌握語錄的精神實質”，可是過去他們却連“毛澤東思想”這個字眼都不敢用，而用“正確思想”，今天基於在廣大干部的指責下不得不用這個名稱，但却時常有意無意地反對別人引用毛主席語錄。令人難於容忍的是對毛主席語錄的「誤用」，不知是因為沒有認真的好好地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還是「根據自己的需要」，斷章取義的抽出幾句來為自己的錯誤作辯解！

我們認為，引用毛主席語錄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有人引用得恰到好處，有人引用得文不對題，有人根本無從引起

（轉入第八版）

关于革命文艺的几个问题

由馬來亞共產黨所領導的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從北方頑強傳來勝利的春雷。隨着武裝鬥爭在廣大農村地區的深入發展，人民武裝力量的不斷壯大，紅色根據地的日益鞏固和擴大，形勢是大大地有利於革命人民，而不利於美英帝國主義，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和拉曼李光耀們的政權。

在文學藝術領域內，革命文藝在同形形色色的反動思潮，在同代表封建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統治集團利益的走狗文人的鬥爭中，也繼續向前深入發展。雖然，反動政權的政治壓迫手段，製造了許多人爲的障礙，使革命文藝的作品創作和演出，受到出版、發行、設備等等物質條件的約束。革命文藝工作者，遭到反動爪牙的迫害、追捕、監禁。在這般艱苦的環境底下，革命文藝還不可能普遍深入於廣大的人民群眾當中。但革命文藝作品創作以毛澤東的立場，辯證的形式，戰鬥的姿態，毫不離開自己的政治方向，爲無產階級服務，爲工農兵服務，爲馬來亞（包括星島）人民的民族民主解放事業服務。近年來，革命文藝的作品創作，在政治上、思想上、藝術上都有所提高，作品所接觸所反映的生活面也比較廣泛。然而，一般上說來，革命文藝的作品創作，還不能滿足革命風潮激盪的局勢發展的需要。對於生活的各樣層面，在广度、深度方面，還挖掘得不夠。革命文藝工作者還不能夠善於充份應用各樣藝術形式，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宣傳毛澤東思想，掌握文學藝術這個武器，去進行團結人

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工作。只要我們稍爲注意一下左列報刊文藝欄位上的作品，就能發覺小說、戲劇的創作，還十分缺乏，這是必須加以糾正的現象。

革命文藝工作者在學習和借鑑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湧現出來的，諸如“歐陽海之歌”，“紅燈記”等等優秀的革命樣版作品，結合馬來亞革命實踐的具體情況，一定能創作出具有較高水平的作品。最近，醒華校友會演出了革命樣版戲“紅燈記”，就具有這樣重大的意義。

革命文藝的作品創作，另一個可喜的現象，是湧現了許多新人新事。新的接班人把革命文藝向群眾深入的重要生力軍，是具有無限生命力的文藝經驗隊。雖然，目前他們所創作的作品，還不免幼稚。這點可以在作者本身的思想改造和寫作實踐過程，逐步得到提高充實。所以，只要基礎是好的，作品的思想內容是正確的，是有益於革命人民的解放鬥爭的，我們應該熱烈加以鼓勵，並給於適當的輔導。

革命文藝目前所收穫的成果雖然還不夠碩碩。但廣大的人民群眾的生活中有火熱的鬥爭風潮，爲革命文藝的成長，提供了極其肥沃的土壤。革命文藝工作者到生活的風浪中去搜集吸取豐富生動的創作材料、觀察、體驗、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宣傳和貫徹無產階級先鋒組織的政策、路線，寫出爲廣大工農兵群眾所喜聞（轉入第六版）

（接自第二版）

這一伙十多年來，一意追隨民族壓迫政策，製造了不知多少次民族屠殺的刽子手，突然裝出一副熱愛各族人民的樣子來這只能表明他們是一群披着羊皮的豺狼！

我們要警告這群殺人不眨眼的法西斯刽子手，你們偷天換日，以爲一紙充滿謊言的報告書，就能夠挽救你們過關，逃避人民的懲罰嗎？這是痴心妄想！血債必須用血來償還！各族人民是絕對不會饒過你們的。

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報告書是一份很好的反面教材，人們從這里可以更清楚看到，他們極兇惡、殘忍、虛弱無能的本質。各族廣大群眾從「五·一三」民族屠殺事件中，深刻體會到「革命的鬥爭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偉大的真理。因此，各族人民更加相信，只要團結起來，行動起來，積極響應馬來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今年六月廿日聲明中提出的號召：再接再勵，奮起反抗，揭露敵人的民族壓迫政策，參加解放軍、支持解放軍，開展人民戰爭，就一定能夠粉碎敵人的進攻。

「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當前世界的總趨勢就像毛主席所講的這樣。

美英帝國主義、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和它們的走狗陷於日益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內外交困，走投無路，它們的紙老虎本質已被全世界人民折穿了。

中國人民在毛主席英明領導下，廿年來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所取得的一系列輝煌勝利，特別是最近三年多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以及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凱歌聲中成功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使七億中國人民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空前團結起來，使社會主義中國的紅色政權更加鞏固了，使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變成爲空前強大的世界革命根據地。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爲越來越多的廣大群眾所掌握，大大地促進了世界無產階級和各國人民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特別是東南亞各國人民武裝鬥爭的烽火越燒越旺。西歐、北美資本主義核心地區爆發了巨大的革命群眾運動，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的日子不會太長了。他們胆敢將世界大戰強加在人民頭上，就必將更迅速地推動全世界人民起來革命，把帝、修、反統統埋葬！

當前的時代是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在全世界走向勝利的時代。我們的鬥爭是正義的，是全世界人民反對帝、修、反的鬥爭的組成部分，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七億中國人民站在我們一邊，各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革命人民站在我們一邊，我們一定要勝利，我們一定能夠勝利！

打倒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

打倒蘇修社會帝國主義！

打倒拉赫曼—拉扎克傀儡集團！

打倒李光耀傀儡集團！

馬來亞各族人民大團結萬歲！

人民戰爭勝利萬歲！

附：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時間表

（SUARA REVOLUSI MALAYA）

第一次（早上）

華語：6.15—6.45 a.m.

馬來語：5.30—6.10 a.m.

第二次（晚上）

華語：7.15—7.45 p.m.

馬來語：6.30—7.10 p.m.

本台使用的平穩是4.1米（41m Band）7305千週，
3.1米（31m Band）9590千週。



血債一定要追討

階級鬥爭怒火旺旺，
英帝拉李走狗危機重重。
他們在作垂死掙扎：
磨刀霍霍響，
殺人兇狠狠！
人民流血了，
人民犧牲了！
人民的鮮血酒紅了嶺山膠林，
腥風血雨襲遍了城市鄉村，
馬來亞變成了血海！
冤有頭債有主，
英帝拉李走狗是罪魁元兇！
人民的鮮血把馬來亞染得通紅，
犧牲已在前頭，
不哀號，
不哭泣，
不乞求，
只有刻苦的仇恨啊，
仇恨入心要發芽！
只有滿胸膛的怒火啊，
萬丈怒火要燃燒起！
揩干血跡，
舉拳而起，

鮮紅的血
必將喚醒各族人民起來戰鬥；
奔騰的血
必將教育人民起來追討血債；
共同的命運
必將把各族人民聯結在一起
"血債必須用血償還"
"以革命的暴力反對反革命的暴力"
血寫的現實是偉大的感召，
感召着革命人民，
舉紅旗討血債！

人民的鮮血不能白流！
血債一定要追討！
罪魁禍首是英帝拉李走狗！
血海深仇誓必報，
革命的怒火要燃燒，
熊熊的革命烈火，
要把英帝拉李走狗的皇朝燒毀！

一九六九年六月一日稿
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重修

陳·中

廣告本色

繼·中

近來的文壇上，顯得特別喧嚷。有哼小調的，有吭高腔的。小如出一張唱片，要悠煞"秋風秋雨"的才子寫夢中詞詩。大至「愛國主義作家」，自「爬的種種」當中，點出自家的那種爬法，「狗性」二字是最深奧的祕訣！

這樣的自透本色，好像打廣告似的，久遠是「老麥頭」，再加上「新字號」。「老麥頭」、「新字號」，竟至蔚成奇觀。他們也自在奇觀當中，怡然陶醉。

自賣自誇，或者你賣我誇，我賣你誇，原是「文壇登龍術」的故技，不幸的是，不僅僅是賣黃色，還兼賣身，且往往先賣身，再賣黃色。有了這樣的人身買賣關係，就標身價。為了身價，就拼命的攤出黃色來。所以不管是賣「愛國主義」、賣「現實主義」、賣「史詩」、賣「社論」、賣「歌喉」，賣……都為了所賣之身，能夠尊貴，能夠飛黃騰達，

步步高陞。（我說的賣身，指的是為了求榮，並非如妓女的賣身生涯。妓女為一般人所不齒，然而這一般「文棍」，人格上比妓女更低下。）

擺資格，為自己的貨色打廣告，在這些年頭，莫過於有「家」的御頂：

小小年紀就博覽中外古典小說；寫詩就舉出某地某名作家"細讀耐看"的評論。而又說："並不想成為作家，也做不成作家。雖然（嘿！雖然）有人會稱我是星馬間最年青的多產作家。"此是一端。

「老麥頭」抬上新招牌，來個多樣化，整版整版的出版預告，搬出「音樂家」、「美術家」、「戲劇家」……吹

了一通，播了一陣，像拌雜物似的，到底是鬧得可笑而收場。此又是一端。

所謂"不怕不認貨，只怕貨比貨"。如果有人揭這些「家」的底，或當他們狗頭狠狠一棒，不免又是一撻手，一撻眼，喝道："拿出貨色來！"妄圖以這一記殺手問（金部），使人沉默。殊不知革命文藝依然興興旺旺的發展。這般「老麥頭」、「新字號」的「家們」，不敢正視這種事實，為了裝作自己的「高明」，意自撻手、撻眼；又撻手，又撻眼："拿出貨色來！拿出貨色來！拿出……拿出，吾，色來。"

這下子，會拿出自個的本色來了。

"長耳朵，尖嘴吧，看見主人搖搖尾巴。汪汪汪！汪……"

（接自第五版）

樂見的作品來。革命文藝必將結出更豐滿、更結實、更碩巨的成果。文藝批評是提高作品水平的第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我們不能抱有這樣的成見：非是長篇累牘就不動筆，或者以為自己不是「批評家」，就等待別人去寫，去批評。文藝批評必須依據毛主席所教導的兩大標準：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前此，有許多要求重視文藝批評的文章，但是，這方面的問題，還是未能引起廣泛的注意。醴華校友會演出了「紅燈記」，康樂音樂研究會演出了「革命文藝晚會」，至今，我們還沒有再看到比較多的評論文章。革命文藝是不怕批評的，那怕是一丁點的意見，也可以提出來，增闢「革命文藝信箱」，「革命文藝集談」的版位，收集聆取廣泛的意見，是有助於提高革命文藝作品創作的質量。

以上所述，是近年來革命文藝的發展情況，僅供大家參考。所提的問題，不知是否正確，希望能聽到批評的意見。

繼·中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稿



叛徒的丑惡咀臉

……批判布希達曼的「黑牢放歌」巨輪……

最近偶然翻了翻一九六七年出版的第二十期「浪花」月刊，看到了「頂頂大名」的布希達曼的一組詩篇「黑牢放歌」，使我忽然間記起了第七十九期的「人民論壇」對布希達曼反動言論批判的文章。這位布希達曼先生，過去曾以「左派領袖」的姿態出現在馬來亞的政治舞台上，對於他後來從狗洞鑽出來的墮落變質，人們早已洞若觀火，而他的反動言論也是一個叛徒的最好自白。

現在就讓我們把布希達曼以往的詩篇和他目前的反動言論對照一下，以便讓我們更無情的暴露這位「出獄鬥爭」的「英雄」的反革命嘴臉。現在不惜篇幅把「叛徒」這首詩引錄如下，讓讀者們看看布希達曼如何地自打嘴巴！

「叛徒」

這不是娛樂夜市

塗口紅女人袒胸、搖臀及做種種動作的地方

這是獻身的場所

是你、我及大家自願為聖潔理想獻身的地方

× × × ×

你來這里並沒有受到邀請

你走時為什麼要把我們踐踏？

× × × ×

昨天你還在高聲頌讚

拍胸揮手又蹂躪

使擴音器也失聲

現在你却紅睜着眼詛咒

這個不對，那個不行，一切都不合適

你的舌頭彷彿已變作牙齒

× × × ×

你的毀滅預示着

叛徒們的毀滅！

這篇是布希達曼一九六四年在獄中寫的一首咒罵叛徒的詩，現在看起來倒是非常刺眼。雖然布希達曼也懂得牢獄是「獻身的場所」，是他「自願」為聖潔理想獻身的地方。但是他却在寫這首詩兩年後，接受了敵人的「有條件釋放」，然後就跑到英國去攻讀「法律」了。這就說明了布希達曼缺少了「坐穿牢底」的革命精神，他為了個人的所謂「人身自由」，放棄了在獄中與階級敵人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向階級敵人妥協。雖然他出獄的時候沒有「紅睜眼詛咒」這個不對、那個不行，一切都不合適。」但是他既然為了個人的利益，為了個人的所謂「人身自由」而接受了反動派的「有條件釋放」，終歸使他不免在階級鬥爭的暴風雨中失去了他原來的本質，成了階級敵人的幫兇，倒回頭來咒罵革命，無恥的為拉曼拉查傀儡政權鎮壓馬來亞共產黨領導下的武裝鬥爭力量出謀獻策。而他出獄時沒有發表背叛的「公開聲明」，正是一個陰謀，即保留他的「政治」上的「清白」，顯示他仍然是「左翼幹部」，這樣，就有利於他後來向人民革命事業和革命力量進行攻擊，欺騙人民，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效勞。事實證明，他後來正是這樣幹的。請看暗中背叛的布希達曼背叛後如何的為拉曼傀儡政權出謀獻策吧！他在「馬來前鋒報」發表的文章中寫道：

「我認為對馬來西亞來說，它需要一支流動性的而且敏捷的武裝部隊，能夠在任何時候，迅速編成善於森林戰的游擊隊。有了這樣一支堅強的部隊，國內的防務才有保障。」（轉引自「人民論壇」）這位過去反對「馬來西亞」的英雄，如今却無恥地為保障「馬來西亞」的「國內防務」出謀策劃。這是他叛徒嘴臉的大暴露。「叛徒們的毀滅」這句話應該是他自己拾頭來用的時候了。

布希達曼在另一首出獄時所寫的「走向廣闊的天地」這首詩，却毫不知恥的為自己的妥協背叛辯護，現摘錄如下：

.....

跌倒的地方更值得記憶

還不是所有鬥爭者的歷史性地方嗎？

在我乘搭的車子的隆隆聲中

我默默地檢討自己

我到底是否舊時的「我」？

× × × ×

我仍舊是我，我敢肯定

我沒有出賣過朋友

我並沒有污穢我原先的崇高理想

心仍舊是舊日的心

鐵始終是鐵

我踏入廣闊的天地

我的自由天地雖還有限制

然而我從來沒有想到死亡！

布希達曼在這首詩中保證了自己人格的「清白」

（？），他仍舊是以前的「他」（？），而且還「肯定」是，他也「沒有出賣朋友」（？）「沒有」污穢他「原先的崇高理想」（？），他的心「仍舊舊日的心」（？）。這個自稱為「沒有想到死亡的人」，曾幾何時却無恥的為拉曼傀儡集團效犬馬之勞，出謀獻策，把矛頭直指馬來亞共產黨領導下的武裝鬥爭力量。這難道不是背叛革命事業，出賣朋友，污穢他「原先的崇高理想」嗎？「心仍舊是舊日的心」是騙人的鬼話，其實他的心早已成了「狼心狗肺」。

布希達曼妄圖以這組詩篇來掩蓋他的反革命嘴臉終歸要失敗。因為從他組織一個所謂「馬來西亞無產階級黨」的時候開始，從他「反對暴力革命」的所謂「黨綱」中，他的反革命嘴臉就已經暴露了出來，現在他更成了人民的公敵拉曼李光耀傀儡的幫兇走狗了。我們要提高警惕，撕破一切標榜左翼、社會主義者而實際上幹着反人民，反革命、反共的傢伙的假面具，把他們的罪惡活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批倒批臭！

稿於六九年十月三十日



青年運動應該沿着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前進

學生運動是組成社會運動的一個重要方面軍。它在整個社會運動中起作先鋒和橋樑的作用（特別是在革命的低潮時候），我國革命鬥爭的烈火正是先進先鋒們在幾大的學運鬥爭中用馬列主義的火把，點燃起來的。

然而，令人憤慨的是，幾年來學運在一小撮叛徒、內奸、墮落分子所把持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影響下，一直向壞方面滑下去，不能得到正常的發展和鞏固而陷入“冬眠”的狀態，對社會運動不能起着它應有的作用。由於我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水平很不夠，總覺得我們在“學運”方面，搞得很不好，如同黑路總所傳播的那樣由於社會處於低潮所影響。

自從，我們響應組織的偉大號召，「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奮勇前進」，大學大用，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運動掀起後，在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下，我們開始用毛澤東思想來總結各條戰線經驗，我們才能較好地認識到，過去的某些「學生領導人」所執行的路綫完全是違背了毛澤東思想的錯誤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綫。他們本身就是怕鬥爭，不同工農相結合的胆小鬼，機會主義者。

指導學運鬥爭的理論基礎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廣大學生同志，必須把學好和用好毛澤東思想放在第一位。認真的總結經驗，完成鬥、批、改的任務，把那些錯誤思想批的水泄不再翻身。讓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亮了學運。完成對社會運動應有的貢獻。

幾年來的學運鬥爭不能同工人運動緊密相結合。不能達到「培養干部和輸送干部的作用。」這是叛徒、內奸、墮落分子執行錯誤路綫的結果。他們口頭上講要「同工農相結合」，實際上在阻撓，反對和破壞知識青年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同工農相結合。有些同志在畢業後，滿腔豪情決心要到農村去、到森林去，加上形勢迫得他們應撤向農村。可是他們向某些負責人提出時，某些「領導人」說：“領導上認為不適合，一些農村很亂，一些農村不需要人，和農村建立關係很

難”等等謊言，還說什麼“做好思想準備，迎接入獄鬥爭”看！這些傢伙，本身不同工農結合。還阻撓破壞別的積極同志要深入工農的要求。更令人氣憤的是把這些要求與工農相結合的同志被打成“不安心工作”，“逃避鬥爭”。

事實證明，那些講“做好思想準備，迎接入獄鬥爭”而不認真同工農相結合的人，到頭來還是成為人民的敵人——可恥的叛徒。

再來，他們大放「公私兼顧」、「讀書做官論」的毒素。說什麼在「組織」許可下，應出國留學「培養人材」，回來更好的「為人民服務」。還主張積極「搞好功課第一」，「爭取威信，才能團結落後同學」等謬論，他們都不關心學生同志的政治思想，說什麼「在考書之前的長時間內，可以放鬆和不進行課外學習來安心準備功課」。還說什麼「目前還不是大學毛澤東思想的時候」看其反動思想多令人氣憤。

另外，學運的領導重重疊疊，形式上很好看，實際上是亂七八糟。我們可以看到有些領導同志為了「不暴露自己」不敢出現在群眾面前，在房間里聽下級的反映情況，可以說，這種重重疊疊自下而上的反映情況和報告是不準確的。本來領導同志應在群眾需要的時候就應出現在群眾的面前，領導群眾進行鬥爭。可是一些領導者實行的是所謂「定期訪問」，「一個星期找你一次」，說什麼「我的地點不方便你去，我會來找你」。找是來找了，然而這樣短短的接觸，甚至放下文件，收了月捐就跑了的「訪問」，究竟對下級的工作起了些什麼指導的作用呢？沒有，至多一個月開個團總結會議。可是不管是學習組會還是什麼組會，常因什麼“情況不好”，“改地點”等理由拖來拖去。

以上這些惡劣的現象，是徹底違反毛澤東思想的，今天，我們再也不應重蹈那條死路，全體知識青年應遵照毛主席的教導，積極開展思想鬥爭，給我們的革命事業做出貢獻。學運的方向應是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進。

（轉自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同盟佈拉越第一省機關報“解放報”）

（接自第四版）

用舉個例子說吧，有人分析“重歸統一”時很喜歡（恐怕也只能夠）引用毛主席的這條語錄：「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其實只是看到了“國家的統一”五個字，就以爲是找到了“重歸統一”的理論根據了，殊不知毛主席這條語錄裏的“國家的統一”和“重歸統一”的含義是大相逕庭的。只要我們翻一翻這條毛主席語錄的出處——“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主席這篇光輝著作，毛主席這裏所指的“國家的統一”，是指中國人民“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一致”的“統一”，是和“國家分裂和混亂的局面”相對的。更具體地說，即所謂“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的五個“統一”，它和馬來半島及新加坡島的波帝國主義分割為二個單位的“重歸統一”，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倘若有人只憑主觀想像“星島是馬來

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台灣是中國的領土的一部分一樣，因而斷定毛主席這裏所說的“國家的統一”和“重歸統一”是一樣的，這就大錯特錯了。如若不是，則中國人民勢必得把“解放台灣”的口號改為“爭取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重歸統一”不可了，這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批評別人套用毛主席語錄者，恰恰在這個問題上自打嘴巴！

不負責任地套用毛主席語錄當然不好，但倘若自己根本沒有學好毛主席語錄或不敢引用毛主席語錄來分析問題，或者甚至於因別人用了毛主席語錄來令自己駁不倒，竟責怪起別人“只會口唸語錄”來，則未免自欺欺人。否則，你說別人套用毛主席語錄，究竟套用在哪一點上，那就請你來折折看吧，折得穿，就是你的本事，折不穿，還是請收起你那副破臉子吧！

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只要我們站在唯物主義的觀點上來分析問題，批判錯誤思想，我們是不怕別人肆意歪曲，亂扣帽子的。

紅心